



周大爷的小板凳

□向萍

大爷每天都要遛弯，遛弯总会带着一个小板凳，当然手牵手形影不离的，还有他的老伴。老伴个子娇小，身子单薄，俩人并排站一块，老伴足足矮大爷一个头。

那个小板凳非常别致，是大爷就地取材巧手完成，两个棕褐色木叉，裹着军绿色帆布，轻巧方便，收放自如。每天下午，大爷都会去小区凉棚打卡，和一群老年朋友玩扑克。来到凉棚，他会先把老伴安顿好，摆稳小板凳，然后张罗着老伴紧挨自己坐下。老伴很听话，也很配合，总是习惯性靠在大爷腿边，愣愣地看着，不说话，脸上偶尔露出憨憨的笑。

洗牌间隙，大爷会抽时间照顾一旁的老伴，时而拿出水杯给老伴喝水；时而用风油精在老伴腿上和手臂上涂涂；时而捋捋老伴的头发，像哄孩子般拿出小零食给她吃一口……老伴安静而顺从，间或会拉拉大爷衣角，吱吱呀呀说一阵，当然，这些模糊不清的话，只有大爷能懂。

大爷姓周，今年69岁。老伴姓邓，84岁，大家叫她邓婆婆。邓婆婆患病多年，有青光眼和阿尔兹海默病。

我一直非常困惑，周大爷和邓婆婆足足相差15岁，在那个年代，难道他们之间有一场跨越世俗的姐弟恋？后来，当我真正走近他们时，才知道这背后的故事。

原来，邓婆婆是周大爷的嫂子。那是1978年，周大爷的大哥不幸患病离世，留下嫂子和3个孩子艰难度日。22岁的周大爷稍有空闲就去帮嫂子的忙，田头地里、屋里屋外，成了嫂子的主要劳动力。一天傍晚，周大爷被

老母亲叫住，母亲轻言细语的一番话，从此定格了周大爷的一生。“儿啦，娘给你商量个事，你大哥走了，大嫂一个人拉扯孩子好造孽，要是嫂子再嫁，对侄儿侄女也不好，妈想求求你，看在侄儿侄女的面上，你就和大嫂一起生活好吗？帮帮你大哥一家子……”

母亲的话让周大爷愣住了，但看见大嫂无助忧郁的眼神，侄子侄女嗷嗷待哺的渴望。再看着眼前的母亲，一双浑浊的老眼，充满着期待，甚至还带着殷殷乞求，周大爷默默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他和大自己15岁的嫂子组成了新家，毅然挑起了嫂子一家的重担。

周大爷从小家境贫寒，只上过小学，好在人高力壮，吃苦耐劳，靠下苦力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为补贴家用，周大爷四处打零工，哪里砌房子，哪里修公路，总少不了他。搬火砖，抬石头，打土夯，他的肯干吃苦，在村里出了名……

年轻时的邓婆婆个子不高，娇小玲珑，但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做的一手好饭菜，更是让周大爷香在嘴上赞在心头。日子虽清苦，生活中丝丝缕缕的甜，悄然在弥漫。贤惠、能干、善解人意的邓婆婆，让周大爷的生活，无处不充满着爱和幸福。



能懂的诗

山中望月全食

□孙江月

是王母的仙桃吗
悬挂在星空
让我欣喜，望眼欲穿
又像上元的宵灯
悬浮在天穹
让我惊讶，喜出望外

谁能飞身摘来相赠
我若摘得，该赠予谁
今夜无眠，独对清辉

自东而西，昼夜驰行八万里
恰如向日葵绚烂一朵

能否摘下这灯盏当元宵的大礼
寄给故乡的父老
能否取下这仙桃当新年的红包
分给天下的孩子

我多想，多想登上去摘取呀
却登不上，够不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从重庆北站出发，动车仅50分钟便抵达内江北站。兄弟王家大早已在出站口等候，一见王家大的身影，暖意瞬间涌上心头。初次到内江，原本还有些人地生疏的忐忑，却因这一份周到的迎接而消散无踪。

晚宴丰盛，新朋故交，觥筹交错，相谈甚欢。饭后，趁微醺酒意，我独自漫步于内江的街头，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甜城大道”的路牌蓦然入眼，心中顿生好奇。40年前在四川当兵时，就听说内江盛产甘蔗，莫非“甜城”得名于此？忍不住掏出手机查证——果然，内江因明清以来甘蔗广植、糖业兴盛，蜜饯制作闻名，“甜城”美誉由此而得。

史料记载，这里曾创造出蔗糖产量占全国近半的辉煌。20世纪50年代更迎来“黄金时代”，蔗田万亩，糖香四溢。“甜城”之名更是被载入《辞海》，成为一方文化的甘甜印记。

沱江流域的沃土与温润气候，孕育了甜蜜的物产，也滋养了内江人嗜甜的口味与生活。糖，不仅是味道，更成了一缕乡愁，是一种深深融入城市记忆的文化符号。

第二天清晨，天上下着小雨，我撑着雨伞，走进大千园。这里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故居，白墙青瓦、林木掩映，一如他笔下的幽深意境。展馆中陈列着大千先生早期仿古、后期泼彩的复刻作品，墨韵生动、设色大胆。我仿佛看见一位天才画家年少时如何从沱江畔走出，又如何将巴山蜀水的情怀带向世界。停留其间，不禁遥想：艺术，或许也是一种甜，是穿透岁月仍回味无穷的精神之蜜。

下午，我与兄弟王家大一起驱车前



抵达慕士塔格冰川4623米处

□清静

海拔表停摆后，喘着粗气庆幸——抬手一定能摸到冰棱，抚摸那些悬在曾经遥远的晶莹，住在心底的惊喜就能奔到我手掌，安然栖息

待要屏息靠近，亿万年沉积的冷刹那突出成棱角，呼出凌厉“很近”突然拒人千里，风裹着锋刃呼啸抵近，疼痛打开蜂拥的门

有人手指冰面，做出“嘘”的表情一道裂缝缓缓增大，表情蓝得幽深谁把亿万年的沉默敲醒，慌乱逼得脊背陡生冰凌，又咋咋碎裂

在这峰峦孤寂了多少彻骨的冷才推出这拒人千里的万般刁横冰纹里都是死了又活的怨怼“前行一寸，万难丛生”

一万个不情愿摁进躁热的脚心伸出手，让想象的冰锥一次又一次贯穿，深入骨，刮过髓。在4623米的风里，止不住的哆嗦里彻悟真正的晶莹本不该攥在手心（作者系四川省隆昌市作协主席）

“甜城”之行

□王小平

往新闻巨子范长江的故居。不同于大千的潇洒墨意，这里更显庄重朴实。展陈内容翔实，从他年少求学到以笔为枪、奔赴西北采访的历程，清晰可见一位中国现代新闻先驱的担当与勇气。我站在他曾经生活的小院中，恍惚能听到那个风起云涌时代中，一个知识分子用文字呐喊的声音。“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这是对鲁迅先生的颂扬，也是对范长江自己的勉励。范长江的呐喊，同样是一种甜——那是用真理与勇气酿造的、能引领人们走向光明的希望之甜。

张大千和范长江都是从内江走出去的，他们一个用画笔，一个用钢笔，都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样子。

第三天早晨，我独自走向沱江。江水澄碧，舒缓南流，两岸树木葱茏，闲适的老人沿堤散步，偶尔有晨跑的青年擦肩而过。我倚栏远望，觉得这江水好像也带了一丝甜味——它见证过蔗糖的往来、糖号的兴衰，也倒映着如今高楼林立、桥梁飞架的新城。时代推动内江调整产业结构，糖业或许不再是唯一支柱，但“甜”从未消失。它变成文化符号、地域品牌，成为一种令人回味的永恒记忆。

而甜城之甜，于我而言，更在于人情。是他乡故知相迎的温暖，是多年战友重逢的欢畅，是血液于水的亲情牵挂。还有小区门卫的微笑、街头市民热心的指引……这一切琐碎却真挚的相遇，让甜城的“甜”超越了味觉，成了心头的暖流。

或许，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而内江的甜，是历史之甜、风物之甜，更是人情之甜。它不张扬，却深厚；它可品尝，更可回味。匆匆三日，舌尖上的蜜意犹在，而心中的甜，早已沉淀为一段温柔的记忆。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补鞋匠

□王历震

有多少年未补过鞋了？细数起来，至少也有三四年了。前日清理旧物，竟翻出一双耐克布鞋，鞋面尚新，只是鞋底裂了一道口子。买这鞋当初是下了血本的，陪伴我走过数载光阴，如今要弃之，竟有些不舍。

雨后的春日清晨，阳光柔柔地洒在街面，空气中浮荡着淡淡的花香。提着裂口的鞋子，我踌躇着走向报恩路。街边小摊中，一眼便识得他，那位中年补鞋匠。他正埋头补鞋，手中针线翻飞，鞋面上的破洞在他的巧手下，仿佛被赋予了新生。与几年前相比，他脸上多了几道皱纹，双手布满了岁月的刻痕，却仍灵巧如昔。

“师傅，麻烦补一下鞋。”我递过鞋子。他接过鞋子，手指轻轻抚过裂口，如同医生诊视病人般专注。“这个是胶水粘呢还是线缝？布鞋用胶水可能管不了好久，线缝经用点。”他的声音沙哑却显温和，像是被岁月磨钝了的刀，虽不锋利，却自有其分量。“那就线缝，今天不赶时间。”我移过一旁的小凳，靠街坐下。

他闻言便动手起来。我的目光不自觉落在他的双手上，那双手指甲缝里嵌着黑黑的油脂，皮肤粗糙如树皮，青筋蜿蜒其间，却在这粗糙中透出一种奇异的力量与温柔。“您儿子成家了吧，现在没负担了哦！”我和他拉着家常。他抬头，声音有些颤抖，眼眶微微泛红，眼中闪过一丝哀伤，却很快被微笑掩盖：“我一个儿子得病死了，另一个儿子在南门桥修手机。”我一时语塞，为自己的冒失而尴尬，只得讷讷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好。

这时，一位孕妇拎着一只鞋走来。他放下手中活计，拿起她的鞋端详片刻，说：“她这个快，用胶水粘下就可以了。怀小孩不容易，你不急，多等一会。”几分钟光景，他便将粘好的鞋递还给孕妇。“好多少钱？”孕妇问。“嗯，算了。”他淡淡地说，语气略显笨拙，却自然得很。“那谢谢师傅了！”孕妇提着鞋子道谢，缓缓离去。

突然，我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内心许久未曾被如此触动过了。他的生活并不富裕，然而他的灵魂在此刻却显

得极为高尚。或许，今日的我恰恰是被这份不经意的善良所打动。“您真是个好，所以鞋摊才能做得这么长久。”我说。他腼腆地笑了笑，不经意地接了一句：“出在手上。”随即又拿起鞋缝了起来。我静静地看着他熟练的操作，回想他那不多的话语中透露出的朴素智慧，连着他涩涩的笑容，都显得如此温暖而真实。

“补好了，给！”他把鞋递到我手中。我仔细看去，竟瞧不出缝补的痕迹。“多少钱？”“10元。”他的回答照旧简洁。“谢谢！”我扫码付款。我提上鞋，走出几步，回头望去，他已然低下头，继续手中的活计，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每当再次走过这条街，我都会下意识寻找那个熟悉的身影。看见他还在那里，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补着，心里便莫名地安定下来。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总有一些东西不会改变，总有一些人守护着最初的善良与温暖。这，或许就是生活最大的慰藉吧。

（作者单位：重庆市大足区政协）

